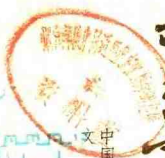


21.16



南江文史資料選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南江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

89

(三)

5411122

博探家長
求家存案

焦普亮

一九九零年十一月

红色的南江“按语”

《红色的南江》是文革前的中共南江县委书记冯晋彪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在《峨眉》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报告文学。这篇文章被《人民文学》转载过，也曾受到了语言大师叶圣陶的高度评价。

在这篇文章里，作者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五十年代大巴山里的明珠——南江那美丽的山水，珍贵丰富的资源，勤劳善良的巴山人民。

现在翻开那历史的画卷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把玩不已。可惜，经过了文革的浩劫，民间很难找到她了，我们应各界人士的要求，并征得作者的同意，现将这篇佳作辑于《南江文史资料选辑》(三)以飨读者。

由于历史的原因，文章中的某些地方应作具体分析，这也是作者本人的意愿。

编 者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《南江县文史资料选辑》

- 1、红色的南江……………冯晋彪（1）
- 2、将军石情思……………于之艾（32）
- 3、巴山红军游击队（巴山游击队）之名称考
证……………孙天福（36）
- 4、大巴山诗人县令孙清士…………汪隆重（57）
- 5、太子洞考……………岳大然（89）
- 6、红灯教破梦……………陈科理（93）
- 7、妙趣横生的南江山歌…………何晓东（106）
- 8、火烧南江城……………张杰（115）
- 9、台湾空特在燕山落网记…………宋昭永（118）

红色的南江

中共南江县委第一书记 冯晋彪

第一章 锦绣山川

万宝库

玉石大街金铺路，

木兰遍岭香满屋。

南江在川北迤迤千里的大巴山腹心地带，全县4600多平方公里。记得当初，我乘着汽车来时，怀着好奇心，一路上饱看着山、水、草、木。最难忘的一个印象，是透过强烈的阳光在地面上所引起的气浪层，望见公路的尽头闪着耀眼的光。一问，才知道那是金子——混在沙中的金子！

这里黄金太多了！城西160里处有一座“金子山”，传说若干年前有人夜里看见山上火马奔腾，说是金精发泄。1958年，旭光农业社淘

金厂竟淘出过玉米一般大的金粒。黄金的蕴藏量可想而知了。

来到上两河口，又逢奇观。这里住着50多户人家，一条两公尺宽、100公尺长的街道，竟是用青、红、白……各色玉石铺成的。雨后初晴，斜阳西照，路面分外瑰丽，就象孔雀开屏。环街还有一条小河，河床是玉石铺的，河水清见澈底。碧波起处，河底就象彩色的锦缎，在水中漂着。

南江不仅“金玉其外”，而且“内藏纶绮”，矿产丰富。不必钻进深山，就在玉米地里，也可以挖到美丽的水晶石。还有一种象许多块水晶石集合成的冰洲石，是最高级光学仪器的原材料，价值5000元一吨。竹坝的磁铁矿含铁率为75%，居全国最高的品位。还有石棉，这里一炮就能爆出成吨的原棉，坪河石墨厂日产30吨。铜、铅、锌、铝、锑、锡、镍、银、盐、煤、云母、石墨、石油、磷、硫……还有放射原子能的铀。最近又发现了一种稀有金属，无论品位或藏量，目前都居全国第一！

“万宝库”，这是人们给南江的新的称

呼。这称呼毫不夸张。不是吗？农民们把庄稼种在光秃秃的鹅卵石坝上，也有好收成。他们说石头里有油！这不是很值得研究吗？

丛林深处

森林，人们誉为“绿色的金子”。南江有50万亩原始森林。其中有造飞机翼用的桦木和非常坚硬的紫檀木。从巴中到南江，就要穿过一片枝柯参天，车行其间如入隧道的“皇柏林”，相传为张飞所植。林中有五人手扣手也合抱不了的“柏树王”，人蹲在树洞里就能避风躲雨。大坝一处的木材总量，可铺12条成渝铁路，年产100万立方米，采伐100年也采伐不完，在100年以后，新的林区又形成了。

在这些用材林中，还夹着大片的经济林。这里的盘龙湾有一个方圆百里的漆林！再看看那一眼望不着边的青杠林，要养多少柞蚕，出多少丝呵！名贵的补品——银耳就出产在这种葱郁的林子里。南江的茶和桐油是素有名气的。林海深处的奇宝异珍更是难以数计，仅运

销国外的就有23种，如补脑延寿的良药——天麻等等，大坝农民毛希科1951年挖到一棵老称三斤十两重的大党参。看来很碍眼的黑树疙瘩，却是极为名贵、畅销东南亚的降真香。黑岩有金银花4000亩，它既是药物，又可作消暑解渴的饮料。森林里有野牛、野马、野猪、盘羊、野鸡、麂子和虎、豹、狐、兔，其皮其肉，无不各有妙用。还有两种山珍：一是石笋，这可不象一般的笋，它生长在岩石上，状如煤气灯的纱罩，凉拌吃又脆又香；一是竹鼬，很象白熊猫，常年生活在竹林中的土洞里。吃过这种肉的人，就会懂得为什么民间有“天上的斑鸠，地下的竹鼬”这句俗话。

南江一年四季都是美丽的。每年二三月，高山积雪溶化，春风染绿山岗，遍野的木兰花（又名玉兰花）开了，散发出阵阵清香。入夏，映山红（又名杜鹃花）盛开了。《牡丹亭》里唱的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”就是指的这种花。这里的人有一个传说，说这花是红军用鲜血染红的。巴山没有秋高气爽的景色，因为秋天这里正逢雨季。不过秋雨蒙蒙也别有韵

致，袅袅的雨雾云烟，挂在山腰，群峰象白茫茫一片大海中星罗棋布的小岛。唐代诗人李商隐有《春雨寄北》一首：“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？”把巴山清秋夜雨的情趣都写出来了。不过最扣人心弦的还是雨夜秋收。田野灯火点点，到处在忙着收割。打下的谷子送进炕房里去烘干，炕房里又热闹起来。会计室里嘀哒哒，檀珠响处，不断传出丰收喜讯。此种情趣，有待今朝的诗人写出新的“巴山夜雨”来。

“难”江

南江原名“难”江。据旧县志载：因江水难涉，故名。离城北去上两河口，130华里要过24次河，浅处及膝，深处齐胸。水起水落频繁，无法设渡搭桥，只能涉水而过。人称“一天24道脚不干，河里流的都是巴山顶上的溶雪水，脚一放进去，就象踩在针毡上。河底生着厚厚的青苔，每个鹅卵石上都象抹有清油，一

踩一滑，寸步难行，山里气候变化无常，万里晴空顷刻来了滂沱大雨。一山相隔，这边烈日烤人，那边寒雨湿衣。还有那陡然而来的山洪，不知吞没了多少行人的生命。

江难，山也很险。比如，从赶场溪到桥亭子，只不过30里途程，就得经过奈河桥、望乡台、阎王扁、挺心石、转盘磨等等闻名胆寒的险道。奈河桥一木悬空，下面是乱石和急流，有心脏病的人是无法过这种桥的。望乡台下一条很长的石梯路，是在绝壁上凿成的，就象从天上搭下来的一样。阎王扁只放得下一只脚，旁无一木可攀，如马戏里走钢丝一样。挺心石据说是阎王殿中的一种刑具，此处借作地名，其险可以想见了。

在旧社会里，是无法驯服这些险山恶水的。到了清朝，统治者索性施展“鸵鸟的聪明”，把“难江”改名“南江”。这样一来，似乎也就不再“难”了。

逃 荒 者

南江的方音土语非常复杂。比如，对父亲的称呼就有“爹”“爸”“爷”“呀”四种。常有这样的事：几家人同住一个院子，彼此却很难听懂别人在说什么。这里很多人不是土著，而是来自四面八方，最多的是来自川北和陕南的逃荒避难者。达县就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振烂就振烂，振烂翻铁山，”翻过铁山就是大巴山了。

这些不怕千山万水的流浪人，都有一个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理想。他们非常勤劳勇敢，在崇山峻岭、雀鸟难飞之处，走出了一条条的路；在荒草没人、蛇不疳屎的地方，垦出了一片片的良田。他们走进巴山，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，经常和野兽斗争。有一首民歌这样唱着：

高高山上没搞头，
又出野猪又出猴。
要想夫妻同床睡，
除非包谷收上楼。

每年播种和收获的季节里，农民们便在地旁搭起棚子，升起烟火，日夜防守。有的为了

使庄稼不遭兽害，还用绳索吊到猴子不能攀缘去的地方下种。由于抗兽，大家自愿地联合起来，平日相处非常和睦。

第二章 桃源烽火

风暴来临之前

从外地到南江来的人，都想去看看离城200里的桃源，这多半是由子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所引起的。其实那个桃源，据陶氏的文章说，是在湖南武陵，不是巴山里的这个桃源。但若亲去一趟，倒觉得这里的情景颇与陶氏所叙相似。首先，这里的人也是外来的逃难者。论到地理环境，虽有岗峦起伏，但也还有不少“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”的平野。农民不仅种庄稼，还从事畜牧。山歌铃响，风趣怡然。山里没有蚕桑，但家家都养有蜜蜂，蜂蜜一部分自用解渴或待客，一部分卖给国家。人们过着衣丰食足的生活。这自然是现在。在旧社会里，还不是和别的地方一样穷苦！

在旧社会里，穷人不管逃到哪里，虱子似的官僚和地主也就跟到哪里，死死地钉在穷人身上吸血。农民们从石缝虎口中掏出几颗粮食，除给地主交租外，还要给国民党交70多种税款。冒雪顶风，终年劳动，换来的只是野菜树皮充饥，岩洞窝棚暂宿。孟家山孟兴培一家五口，全部饿死；当时南江县有良心的诗人何昌龄，曾写有一首乐府诗记述此事：

“小儿呱呱啼娘衣，娘哭无米儿啼饥。团泥作饼煨灶火，爷出乞米待爷归。爷归不见娘，但见儿守扉。问娘何处去，娘归入房帷。取饼为儿饲，泥则犹是饼则非。推门呼娘娘不应，自缢床头魂已飞，……”

不相信命运，不怕千山万水，奔来寻求幸福的人们，得到的仍是无穷的灾难。只剩下最后一条斗争的道路了。他们在这“世外桃源”里一次又一次地燃起了反抗压迫的烽火。明代末叶，张献忠在中魁山插过农民革命的大旗。高皇寨的农民革命队伍，在清代嘉庆五年，攻进了县城，擒杀了“山皇帝”。到1932年，南江人民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县的抗捐运动，成为

红色风暴来临前夜的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。

那年二月，蒋介石日夜筹划向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攻之际，同时委四川军阀田颂尧为“川陕边区剿匪督办”，大量搜刮民财，筹集军费。乡丁们拿着“杀人者可恕，欠捐者不饶”的一纸命令，到处抢劫农民的粮食、牲畜、家俱，作为抵押品，并抓人毒打逼款。走投无路的农民们终于伸出了反抗的拳头，长池的农民首先结队袭击了伪政府的稽征组。成千上万的农民“破釜沉舟”，带起全家老小，背着劫余的全部财产——破铁锅和烂棉絮，象秋洪一样涌向县城，高呼口号：“今年抗捐，明年造反，后年国民党就垮杆！”常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伪县长和团总，面对着连绵数十里长的抗捐队伍发抖了，慌忙撤去城外木桥。抗捐队伍却搭起了“人桥”，渡过河，进了城。警丁用水龙头指向抗捐队伍喷水，水却变成了“油”，使反抗的怒火燃得更旺。这一下，连文庙里的学生也参加了进来，抗捐队伍的声势更大了。匕首插进了敌人的心脏，黄泥巴脚杆登上衙门大堂，与县长平坐谈判。在人民的铁

拳下，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欠税的“罪犯”，贴出免税布告，并给抗捐的群众每人发给往返路费。南江农民经过这次斗争后，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寻求自由幸福的道路。

满 江 红

正月初一，这是一个“开门大吉”的日子。一九三三年，徐向前元帅领导的红四方面军，由鄂、豫、皖西征，过秦岭，越巴山，正好在夏历的正月初一到了南江。南江人民就在这“开门大吉”的日子粉碎了枷锁，获得了解放。

至今人们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红军入城的情景，都说是“打旗官”走在最前面，顶头阵的全是红军干部。以后，人们参加了红军，都争着当“打旗官”。妇女们还编了一首赞美“打旗官”的歌：“我郎是个打旗官，场场战火他在先。红旗一飘白匪死，云迷雾散红满天。”

红军在南江和川陕根据地住了三年，由入川时的几千人成长壮大为十几万人的雄师，粉碎了田頌尧、刘湘数十万匪军的六路进攻，写

下了壮丽的英雄史诗。南江的“尖山十二勇士”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。

那是1933年的秋天，国民党调来大约三个师的人马，把逶迤几十里的尖山子扎成一座兵山，只山巅空着。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，仗恃人多，把驻扎在大河口的一连红军与我八庙垭的主力部队隔开，企图个别击破，情况非常危急。

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下着绵绵的细雨。南江一入秋就象冬天一样冷，而大河口又靠着以冷著称的北极乡，如刀的秋风送来杀人的寒气。大部分匪军畏冷，钻进了被窝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红军排长领着12个英雄的战士，穿戴着从匪军那里缴获来的衣帽，冒着匪军“师部巡查队”的名，出来“巡逻”，闯过了42道岗哨，一直摸到尖山子的最高峰上面去了。半夜，趁敌人睡得正香时，突然在山巅吹起了冲锋号，鸣枪喊杀。敌人从梦中惊醒，不知底细，自相残杀。待天快亮，弄清真象以后，红军已顺利地冲出重重封锁，带着战利品到八庙垭和主力会师了。

配合着红军战斗，农民武装也向地方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由放牛娃组织起来的第三营，建立了许多不朽的功勋。大河区少共书记汪洪成和他率领的一支游击队，敌人一向是闻名丧胆的。一个冰天雪地的早晨，汪洪成和几个游击队员上山清查“反动”。走到一个哨棚跟前，发现里面藏着一个“反动”。这家伙一见我游击队员逼近，爬起来就跑，心慌失脚，滑倒冰上。汪洪成一个箭步跳上去，一刀就结果了匪徒的性命。还有一次，他和一个游击队员捉住了九个“盖天党”党徒，往区上押送。他们估计到敌人会欺他们人少年幼，临行前，便把匪徒捆扎得非常结实，脚捆得只能移动很小的步子，并把九个人紧紧地拴在一起。到了中途，匪徒扯皮时，就先杀掉两个，其余也就规矩了。继后，汪洪成被调到杨坝区作少共书记，不幸在一个晚上被敌人包围，一直战斗到只剩自己一人，子弹也打光了时，这位少年英雄跳楼牺牲了。他那英勇斗争的精神，至今仍活在人民的心里。